

第5章

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接受與碰撞

資訊提供者進入性產業從業情境後，面臨對此情境符號的接受、前期符號與此情境符號的關係，以及其他情境符號與此情境符號相衝突等問題。而這些無不對男性氣質的實踐產生影響。本章便盡可能詳盡地分析這種影響。

5.1 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培訓

資訊提供者進入性產業後的第一步，便是接受該情境中的「符號培訓」。這種培訓並非都是夜場的管理者有計劃地、正式地進行的，也包括非正式的培訓，甚至是無意間進行的培訓或「主動學習」。所有這些培訓與學習的目的，都在於讓這些「準男公關」儘快瞭解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規定其男性氣質實踐的符號，瞭解之後的行動則可能是多樣的。

資訊提供者卡卡便是完全拒絕符號規定的例子，他斷續地講述自己在夜場中「面試通過」後的臨陣脫逃：

晚上很尷尬地坐在那 等客人裏裏確切地說是自尊
救了我，一個很胖的女人要我陪她，長得很噁心，我就
走了。

卡卡短短兩句話，說明他對性產業從業符號完全沒有領會和

接受，「自尊」是為這種情境所不容的，客人更沒有什麼「長得很噁心」的，只有是否有錢的。

此研究的資訊提供者主要分為深圳、北京兩市的。比較而言，深圳的男公關對性產業從業符號的接受更為徹底，而北京的男公關則相對弱一些，偶爾會質疑和挑戰這一符號。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在進入性產業之前已經受過深圳這一特殊城市的地方符號的培訓，這體現在那種「笑貧不笑娼」的普遍表述中。這種符號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符號的一種鋪墊，而北京的男公關沒有經歷過類似於「深圳非常現實」那樣的地方符號影響。這在我們前面生命史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脈絡。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基本上都經歷了這樣幾個過程：

1. 認識到賺錢最重要，「深圳是一個很現實的城市」，在這樣的城市裏，「笑貧不笑娼」；
2. 不願意幹辛苦的工作，嚮往賺大錢、快賺錢，並且對男公關這一行業有了一些瞭解和嚮往；
3. 通常以應聘其他職業的方式進入夜場後，慢慢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也有此前經歷過黑社會及夜場生活的資訊提供者，因為已熟悉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便直接應聘男公關的職位；
4. 在新的情境與符號中找到主體位置，並從中獲益，包括金錢的與個人感覺的，從而逐漸自如地進行男性氣質實踐。

這一過程便是對性產業從業符號不斷接受，並在其中實踐男性氣質的過程。這過程通常並不都是在清楚自覺中完成的，而是一個不自覺的實踐過程。

以上的分析可能會被誤解為一種角色的學習、角色的扮演，但不同情境中的符號，以及男性氣質的實踐與角色學習和扮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角色有一套外在的既定的規範，而符號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男性氣質實踐是一種個人的實踐，如何在符號

中實踐男性氣質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同一符號中實踐的男性氣質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但並不影響其在此情境中的順利存在。這一點，我們在其他章節中已經並且還將有所分析，如大牛在和不同客人關係中所顯現的。

符號培訓的過程就是男性氣質實踐的過程，這可能呈現多種方式。

阿強沒工作時，到夜總會應聘。人事部的女經理告訴他：公關就是陪客人，要陪喝酒、陪逛街，玩什麼都行，讓客人高興了自然就會有很多小費。又強調：「要讓客人高興，要讓客人滿足，客人需要什麼就提供什麼。」這其實已經是在進行「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培訓了。

阿強到夜總會公關部上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正式培訓。阿強介紹了這一培訓的過程：

每天晚上，公關部經理給我們三個同時進去的人講課，講怎麼去扣客人，讓客人滿意和開心。告訴我們要自己扣，不能靠別人。課講了三天，每天晚上七點開始講，講到八點多，理論部分就算完了，就交給老公關帶著進場子觀察和實習。

裏裏主要是學習觀察哪些客人有找公關的需要。從看穿著打扮入手，年齡在三十歲至四十歲之間的，比較容易扣。如果是一對男女一起來了，也有他們想各自找的可能。如果是一個女的坐在那 不斷吃東西，喝酒，眼神在尋找什麼，百分之八九十就是在找人陪她。這時就可以過去敬酒，哄她玩的開心。

我們當時要跟老公關後面，在近處觀察，不能讓女的發現。要聽他們怎麼說話，看他們的反應，事後，再讓老公關談自己的感受，具體分析當時的情況裏裏

表面看來，這是扣客人的技巧培訓，但其作用遠不止於此。阿強這樣評論那段「培訓」對自己的影響：「環境與現實非常現實，一切都圍繞著怎麼賺到錢。賺到錢是最重要的，那個女人什麼樣並不重要，只是為了賺她的錢，逢場作戲，又不是想和她生活裏裏」

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阿強迅速地接受著性工作者從業情境符號。

飛飛進夜總會之後，也經歷了一個月的正式培訓。飛飛詳細描述了這一過程：

領我的師傅去扣客人時，我在旁邊偷偷看，看怎麼和客人溝通。首先是以服務員的身分，問喝什麼酒，一點點兒聊裏裏表面的形式可以看別人怎麼做，細節只能自己去體會了。

我到夜總會後學會了唱歌、跳舞、划拳。

在散座扣上客人的機率比較低，有時客人會直接說「不用陪酒」，就等於直接拒絕了。瞄準十個人過去，有六次能夠成功地陪上酒，但是，真正出街，一次不到。所以，看準再出手，非常重要。

我慢慢學會在散座中找合適的女人，以行銷經理的身分過去，問需要什麼酒，留下自己的名片。如果女人自己來的，就去陪酒、聊天，讓客人開心。讓客人開心的方法很多，一定要找她感興趣的話題聊。在聊的比較放開的時候，就開一些挑逗性的玩笑，看人家的反應，比如說：「一個人呀，今晚有沒有活動呀，要不要找找刺激呀？」

客人如果對開玩笑不太反感，就請客人跳舞。跳舞的時候，先慢慢地把手放在客人身上，如果她不反對，

就先輕輕抱著跳。如果客人表示了反對，就開一個玩笑，手晃一下，掩飾下尷尬。有的客人會說：「把你的手拿開。」我們這時笑一笑就可以。

即使被拒絕了，也不要就這樣放棄，要再做幾次。如果客人強烈反對，就知道她是怎麼回事了，就再喝酒、唱歌，不能得罪她，然後找機會說接電話什麼的，儘快離開。

如果客人不反對你抱著跳，就可以再有一些輕輕的動作，不能過分。同時要進行觀察，如果只是出來玩的女人，就只是跳舞，會拒絕你親暱的動作。如果有意找公關的女人，就不會拒絕親暱的動作，這時就可以一點點深入。到一定程度，可以說：「這地方不好，要不要出去走走？邊走邊聊？」或者說「出去喝茶」之類的話。

如果有意找公關的，就不會拒絕。如果答應出去了，就成功了百分之八十了。雖然以喝茶、吃宵夜、散步等為藉口，真出去後，通常都直奔賓館開房了。如果不想找公關的，就不會出去，會說：「下次吧，留個電話吧。」客人如果不明白出去是幹什麼，通常不會出去。

在這個過程中，事先看好、看準非常重要。否則忙活半天，人家沒有那個意思，時間和精力就全浪費了。也有費了半天勁兒，卻被誤解，以為我們是在找一夜情。有一次就有個女的對我說：「我們都是來找刺激的，是一夜情，事後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

這種時候，如果沒有別的客人可以扣，如果這個女人長的還可以，也可以出去免費玩一次；如果實在看不上，就找藉口，說有客人來，有事，先離開了。前兩年

非常流行一夜情。人們常會說：「今天晚上找個一夜情去。」原本想當客人發展的，人家卻當成一夜情來對待了，這樣的經歷我遇到過七、八次。

至於出街的價錢，通常客人在出去前會先問清楚。

從這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如何選擇客人、「扣」客人，也看到了如何討好客人、順從客人，如何從客人那裏獲得利益。表面看起來是非常技術化的「專業學習」，但飛飛自己這樣評價這段培訓：「就是看別人怎麼討好客人！」討好客人的過程，就是學習「顧客是上帝」符號的過程，是嘗試相應的男性氣質實踐的過程。

我們前面已經對揚揚的生命史有所介紹，他進入夜場之後一開始不能適應，「不想做這行」，看不起男公關們和「大幾十歲的女人拉扯」，但人家卻「大把大把地賺錢」，最後是申哥給他做了思想工作：「你出來是賺錢來的。賺錢，就是硬道理。」使他認識到：「其實大家都是為了生存，沒有錢就沒有辦法生存。現在在這 讓人家看不起，但賺足了錢，換個地方待著，人家一樣看的起你。」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揚揚沒有經歷深圳符號的培訓便進入了性產業，當揚揚說「不想做這行」的時候，看不起別的公關和「大幾十歲的女人拉扯」的時候，還是在他老家的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而當他看到同行「大把大把地賺錢」的時候，感受到了「笑貧不笑娼」這一深圳符號的挑戰，因為這一符號中還有一些關鍵字如「成功」和「富有」，這時申哥向他灌輸「賺錢，就是硬道理」，揚揚才開始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上帝」比你大多少並不重要，長的美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給你錢。

入行之初這些培訓的重要性，正如臺灣的一項研究中提到

的：「主要是要拋棄做這行的男人沒有自尊的觀念，這是大男人沙文主義」（吳翠松，2005：108）。但吳翠松的這項研究只注意到了上述這類「正式培訓」，而沒有注意到，更多的培訓其實是非正式進行的。

阿洋到深圳後的第一個職業是跟車拉貨，講好是按周給錢的，結果幹了十多天不給錢，他住在小店裏，每天還花十塊錢。知道受騙，便辭了拉貨的工作，通過街頭的廣告進入了深圳那家據說男公關最多的DD夜總會。對於入行，阿洋的解釋是：「做別的，一年最多賺一萬多塊錢，做這行，一個月就可以賺幾萬元。」這便是深圳這種很現實的城市的符號表現。

但阿洋進去快一個月了，只是阿京領女性朋友去時點過他一次坐台，得了500塊錢。雖然還沒有真正出街過，但每天看著別的公關扣女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培訓。甚至男公關間的競爭也是一種符號培訓，讓你充分理解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現實」。

我問阿洋，看著別的公關和又老又醜的女人在一起，他有什麼樣的感受。我原以為他會說感到羞恥等等，但出乎我的意料，阿洋說：「自己太差了，沒有交流能力，扣不到客人，心很著急。」可見，他已經完全接受了深圳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只缺機遇和實戰經驗了。

性技巧上的「培訓」，同樣是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一個管道。

飛飛說：「經理傳授技巧，談如何控制時間，要先慢慢親吻、撫摸，再進入，再慢慢動，時間控制的比較長。」

小邱曾向我介紹一些行內的秘訣：「感覺快射的時候，可以放慢速度，抽出來，或者換換姿勢。最好的方法是，提著陰莖袋子（陰囊）向下拉，這是避免射精的好辦法。做這行的人都能夠控制射精與否，不會這個就做不了。」這些也是小邱入行之初向

老公關討教來的。

男性性工作者中還流傳著一個「秘方」：每天用涼水、熱水輪流沖陰莖，堅持半個小時，長期這樣做會降低陰莖的敏感度，有助於延長性交時間。此外，喝「三鞭酒」同樣能補身體、防止射精過快。小邱第一次出街前已經幾個月沒有性生活了，他擔心自己「萬一不行怎麼辦」，就請教老公關，那人給了他用大黑螞蟻泡七天以上的白酒，具有壯陽功效，喝了也能延長性交時間。

申哥曾說：「公關們保養身體，可是不遺餘力！營養品、補品、保健品，什麼好吃什麼。」

每次出街收費5000元，主要待在家裏等「經紀人」介紹客人的「高等級」男公關阿穆，則受過高強度的性交技巧訓練：

紅酒杯一杯水我們可以在5分鐘之內用舌頭舔乾，我們的舌頭可以彎曲成一條槽，再用吸力把水吸到嘴，並且我們的舌頭被盡可能地拉長。這些都是基本功，舌頭可以捲起來就像是弟弟（陰莖）一樣肛門進去，然後把酒也弄進去，一般是紅酒，所謂的冰火兩重天就是這種感覺！也可以從陰道吹進去，紅酒的酒性不會很烈，如果是烈酒客人受不了。我們前後都做，好多客人還要求用牛奶呢。

我們練習了好長時間的，下面放一個杯子，每天都練習，時間長了，自然就可以了。沒有幾個人能吃得下來這個苦的，剛開始的時候舌頭伸得都沒辦法吃東西裏裏

這種艱苦地學習技巧的過程，同樣是學習「顧客是上帝」符號的過程。

此外，公關們閒時在一起的聊天，也是一個重要的培訓手

段，許多資訊提供者入行之初都是從這些聊天中學習到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對此，後面會有專節的分析。

在我們談論資訊提供者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時一些共同性的時候，也不能夠忽略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在曾為黑社會一份子、早就接觸過性產業的小邱這裏，差異性便體現了出來。

小邱曾有拐賣小姐賣淫的黑社會經歷，雖然他當時的主體位置不同，實踐的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但因此他較早地熟悉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規則和符號；另外，他還曾與一年長九歲的有錢女人保持了半年的有經濟利益的性關係，其間一度實踐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這些均為他後來作為一名男公關的男性氣質實踐做了鋪墊。與揚揚等人不同，他積極主動地去當男公關，去學習男公關的職業技巧。因此，在談到入行之初的心理體驗時，小邱幾乎從未對我提過與兩種符號衝突的情況，而只是談自己對沒有客源的擔心。

和小邱類似的，還有阿起。阿起在老家也有過黑社會經歷，他到深圳之後，也積極主動地進入性產業從業。阿起一直羨慕男公關，覺得他們賺錢多。他第一次出街後，便請公關們吃飯、討經驗。所謂經驗，主要是如何判斷哪個女人「有料」（有錢），哪個「沒有料」。「有料的就上，要瞅準了。沒有料的，白浪費時間和感情」。阿起這樣說。

另外一個差異性的表現是，一些資訊提供者談到自己「有些戀母」，如阿雲。阿雲談到他17歲時被30多歲的女鄰居引誘發生第一次性行為，從此之後一直覺得和年長女人做愛才有味道。這一獨特的背景，也使得他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面對年長許多的女客人更少抵觸，更少兩種符號交替時在男性氣質實踐中體現的衝突。

5.2 前期符號為後期符號做準備

性產業從業雖然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情境，但此情境的符號仍然是在社會中被建構出來的，資訊提供者此前生命史中經歷的情境符號，或者有與其相一致的地方，或者針鋒相對的地方，但通過一定的機制，便可以對接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起到促進作用，共同參與到男性氣質的實踐過程中。

比如，申哥教導揚揚的那句「賺錢是硬道理」，表面看屬於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笑貧不笑娼」的符號，是用來建構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但它同時也與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符號有吻合的地方，因為男人富有是「好男人」、「成功男人」的重要標誌，可以用來建構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在揚揚的家庭情境中，「賺錢是硬道理」同樣是重要的符號，因為揚揚是因為父親經商欠了鉅款才休學到深圳來的，他對金錢的重視早已經形成了。我曾試圖和揚揚討論男性氣質，他就說到：「有錢就有男性氣質！」揚揚不一定清楚地認識到，但他確實點明了同齡夥伴情境、家庭情境和性產業從業情境各自符號的共同點，而避免了不同符號的衝突，靠著「賺錢是硬道理」這句話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建構男性氣質的實踐。

許多資訊提供者均談到，他們到深圳之前便在同齡夥伴情境中談論過「作鴨」的話題，而且那個情境的符號中對「作鴨」持積極肯定的時候居多。揚揚的同伴曾說他「作鴨準賺錢」，揚揚也曾自鳴得意地說「我有條件（作鴨）」；富哥身邊的人也曾說「是男人都想過作鴨」；阿雲說：「我經常看新聞什麼的，早就知道這個行業，對他們有很多想像，再加上我性慾很強，羨慕他們財色兼收裏裏」資訊提供者入行前在同齡夥伴情境中談論的「作鴨」幻想，集中於「既賺錢又有女人玩」，這顯然符合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鼓勵男人在性上占有更多女人的符號，認為男人

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終歸是男人占了便宜。這一符號在資訊提供者決定進入性產業從業時，對他們是有支持作用的。雖然他們很快認識到，他們和女客人的關係中情況要複雜一些，而不是簡單地誰「玩」誰的問題。因為，當「玩」女人的時候，強調的是男性在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上相比於女性的優勢地位，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這三重關係被普遍顛倒了。阿雲在第一次性交易後，便說：「沒有我想像的刺激。」即使如此，在性上「得到」更多女人的身體這件事本身在兩個符號中均具有重要的符號意義，將兩個符號溝通在一起。

小付在老家時也認為「作公關沒什麼不好」，但小付現在的說法是「不吃虧也不占便宜」，重要的是「還賺錢」，「為了錢不得不低頭」。也就是說，小付雖然認識到了作男公關並非他在老家想像的那樣「玩女人」，但「賺錢」這一點卻得到了維持。

在文獻綜述部分，我們已經談到陰莖對於實踐「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意義。在同齡夥伴情境中，以及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粗大的陰莖均具有積極的符號象徵意義。粗大陰莖可以成為同齡夥伴群體中男人比試陽剛的符號，同樣也可以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討女客人歡心的符號，成為男公關抬升自己身價的手段。我的資訊提供者中，阿莊和小邱均做過陰莖增大增粗的手術，也是因為對陰莖象徵性意義的看重。

富哥在談到自己第一次坐台時，女客人的關注中心一直集中在他的陰莖上：「女的還來摸我雞巴裏裏她拿手抓著我的雞巴往她身邊拖，叫我離她近一點。她手一有空就在我身上摸，手一沒事就放到我大腿根邊，時不時摸一把我雞巴裏裏」可見陰莖同樣是女人調情助性的工具，這一工具的符號意義已經浸入到所有人的思維裏。其他幾位男公關的經歷也證明了，陰莖是女人關心的東西，比如有的女客人出街前要看男公關陰莖的大小，加工過的陰莖也被較多的女客人喜歡。於是，在同齡夥伴群體中用來實踐

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陰莖此時被用來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討女人歡心，成為可以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道具。

硬漢形象，同樣可以成為連結不同符號的紐帶。在同齡夥伴情境中肌肉是男人展示、競爭陽剛之氣，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符號，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它同樣是一些女客人「喜歡摸」的物件，能夠滿足女人對「玩」「硬漢」型男人的需求。一些資訊提供者強調自己「壯」，如阿強說：「肌肉是一塊塊的，胸肌、腹肌都是一塊塊的，摸著手感特別好，很多女人喜歡摸。」「像男子漢那樣的體魄，結實，撫摸時手感好。摸著踏實，有安全感」。所以，我在社區考察中的發現，與前面綜述西方對男性性工作者研究時，Helen Lawrenson所提到的女客人不喜歡硬漢型男公關的說法是不同的（Helen Lawrenson, 1983: 42-48），事實肯定是「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而這也說明，對於社會性別角色，不能像性角色理論那樣做簡單的二分法。

另一個在同齡夥伴情境和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都重要的便是男人的性能力要強。幾乎所有的資訊提供者均強調自己的性能力強，一晚上可以做多少次，讓女客人達到性高潮，可以搞爽客人。阿強便說過：「我做愛的時間比較長，一晚上可以做八次，剛開始半小時一次，到後來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一次。裏裏我做的時間長，次數多，技巧與花樣多，特別會玩，能夠讓客人滿意。」阿莊說自己成為「王牌」的原因是「身材好，幽默，長得好」，但更強調：「最主要的是我的性能力很不錯。」可見，性能力強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是件值得誇耀的事情。男人性能力強，在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符號下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表現，而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的「顧客是上帝」符號中，性能力強讓女人高潮，讓客人開心，也可以成為實踐剛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符號，是兩種符號的重合之處。

5.3 對符號碰撞的迴避

一些資訊提供者，在進入性產業之前，便已經經歷過不同符號的碰撞。當入行前的小邱在一個年長九歲的有錢女人那裏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時，他知道這與他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實踐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屬於兩種不同的符號，因為與親密關係中的女人在私人關係的三重關係（經濟關係、權力關係、情感關係）上居於弱勢是會被認為有損剛性／支配趨勢的，所以小邱會迴避讓朋友們知道那個女人的年齡等資訊。同樣，阿紹與總經理助理女友的戀愛關係，之所以被同事們譏笑，也是因為他在戀愛情境中面對的私人三重關係、實踐的男性氣質，與同齡夥伴情境符號所體現的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中的三重關係及其所試圖建構的男性氣質實踐相衝突。

因為不同的符號對男性氣質的實踐可能會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如果與和它相衝突的符號碰撞到一起，就會影響資訊提供者的男性氣質實踐，出現我所稱的「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資訊提供者格外警惕不讓老家的人知道他們從事性產業，就是因為老家存在著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完全不同的家庭情境符號、同齡夥伴情境符號；而且，資訊提供者多由北方的小城鎮及農村來，也面臨著地區符號間的衝突。

阿強曾說：「男人不像女人，別人說仔會少一些，這的人不會說仔，說的話也是內地人在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作，深圳人不會在意這些。」他這裏的「說」，是非議之意。阿強強調的便是，作男公關在深圳「笑貧不笑娼」的地區符號中不需要有任何擔心，只要迴避老家「傳統保守」的符號便可以了。

飛飛到深圳後先在工廠工作，後來當保安。這兩個階段，他已經開始接受深圳地區符號的影響了，而在當保安時，更是看到了很多二奶和小姐，性觀念變得開放，賺大錢的欲望更強烈。

辭去保安開始找工作時，他被一份男公關「三萬元以上」月薪的廣告吸引住了。飛飛沒有立即答應，他說自己當時「放不開」，還說：「我們是男的，傳回家會有非議，怕父母和家人知道。」

「放不開」只是行為的表現，而「傳回家」則是真正的擔心所在。怕的是什麼？怕的是老家的地區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衝突。飛飛老家的地區符號也是「傳統保守」，人們會對外出打工的女孩子們賺「來路不明的錢」非常鄙視。

小付也曾說過：「走在（深圳）街上會感覺不舒服，但也不怕，除了老家人我不在乎。原來在深圳的幾個我認識的老家人都回去了，不會有老家人看到我了。對老家人，我一直講自己是作行銷經理裏裏」「除了老家人我不在乎」，顯示著對老家地區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碰撞的迴避，因為深圳地區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是不衝突的。

但是，即使深圳「笑貧不笑娼」的地區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不衝突，也並不等於在深圳的所有人都接受這一地區符號。資訊提供者正是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也在努力迴避自己的性產業從業身分在深圳街頭被曝光。

阿紹說：「我白天不出來，怕碰上人。」我問他怕碰到什麼人，他說：「客人們白天上班，碰到不好。客人可能會和旁邊的同事或朋友說，這個小夥子是做什麼什麼的。」阿紹碰到過這種情況，他那之後便不願意白天出來了。這讓我有些奇怪：夜場的客人和與阿紹無關的人議論自己，阿紹為什麼會在意呢？阿紹說：「不認識的人議論我，我在意；特別熟的人議論反而不在意，特別熟的人都是同行和出入夜場的人。」顯然，阿紹的顧慮在於，那些「不認識」的人是歧視性產業的，是代表著「傳統保守」的符號的。阿紹不敢上街，他在躲的是兩種符號的碰撞。阿紹說過自己「在乎聲譽」，但這只是針對那種歧視性產業從業的符號才有意義，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阿紹用不著擔心聲譽

受損。

揚揚說，他剛進場子的時候「很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自尊心特別強，現在剛慢慢地放棄了」，「年齡大的女人，比較放的開，有人在迪廳 就會摟著公關打kiss。我剛開始覺得很羞恥，現在自己也放得開了裏裏」這說明揚揚接受了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但是，即使在「放開」之後，揚揚仍然覺得：「在一個場子，和女客人在一起，不怕認識的人，因為認識的人通常是場子的同事，即使他自己不作公關也能夠理解。怕的是不認識的人看低自己，而最怕的，就是認識但不熟的人看低自己。」揚揚這裏談的，還是對兩種符號碰撞的擔心。與在夜場裏工作，即使對方不是公關，也屬於同一種符號之下；但是那些不認識的人，那些從場子外面進來的人，便提示著揚揚另外一種符號的存在。可能那個人並沒有歧視揚揚，但揚揚自己仍然會有這樣的壓力，因為這種潛在的不同符號的碰撞發生在他的內心。

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阿京的表現。

有一次我正和阿京、申哥等幾個人在包房裏聊和作男公關有關的事情，有一個非夜場工作的女孩子進來和申哥說話。我繼續和阿京聊，他搖頭，小聲說：「別說了。」那女孩子走後，我問他：「認識她？」他說：「不認識，但是不喜歡別人聽到這些。」雖然我們當時聊的是很含糊的話題，但阿京仍然非常敏感和迴避。重要的是，當我們關起門來聊的時候，我們處於封閉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當中，而當那位女孩子進來時，就打破了這種符號的封閉性，面臨著不同情境符號碰撞的可能。

我的多位資訊提供者，都有戴墨鏡上街的習慣，特別是白天逛街的時候。聯想到阿紹曾對我說過「平時不敢上街」的話，我推測他們戴墨鏡有怕被熟人看到的成分。阿起認同了我的這一推測，他說：「就是掩飾，不想讓人們認出來。」

另一個例子還是阿京的。阿京對我說，他自己從來不去high

場扣女，我也確實沒看他進過。阿京曾說：「看到場子 年輕的靚仔被老女人摟著跳，別人用怪異的眼光看，我心 那個難受呀！」阿京說，如果一定需要在大廳裏跳舞，他也只能接受和年輕些的、靚些的、感覺好些的女客人跳。而如果是老的和醜的，他會掉頭就走。但是，在包房裏，阿京說「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所以，阿京主要是在包房裏玩。

大廳與包房，是夜場中兩個不同的世界。前者不僅有老女人和男公關，更有許多老男人和小姐，男人摟著小姐跳舞是FH大廳裏最常見的鏡頭，這鏡頭展示了嫖娼男人的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顯示了整體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男女兩性的位置。雖然大廳也屬於深圳「笑貧不笑娼」和性產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之下，但在阿京的眼裏，那些找小姐的男人和不找公關的女人存在著對「男人賣給女人」不認同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阿京這裏，將大廳又區分為「男人嫖女人」和「女人嫖男人」兩種不同符號了。

而在女客人的包房裏，只有女客人和男公關，是非常單純的男性性工作者的性產業從業情境了，符號也單純了。所以，同樣是被「老女人」抱著跳舞，門裏門外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門外存在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實踐的衝突。這也就是阿京只在包房而不在大廳陪「老女人」跳舞的根本原因。阿京不屬於FH的員工，申哥會在需要的時候打電話給他，然後阿京直接去包房見客人。阿京這種「跑場子」的工作方式，與他對不同符號及不同男性氣質實踐碰撞的迴避，存在著一種相互建構的關係。「如果讓我在大廳，我才不幹呢」，阿京曾這樣說。

5.4 同齡夥伴情境符號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碰撞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比較簡單，不止一個人

對我說過：「做這行的沒有朋友，朋友都是同行。」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交際圈子窄，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他們自覺地通過迴避與性產業之外的男性成為朋友，從而避免不同符號碰撞的可能。但是，也有例外。

阿京說自己有幾個夜場外面的哥們兒，在這個同齡夥伴情境中，哥們兒知道他作男公關，並不會因此笑話他，這其實是符合深圳地方的「笑貧不笑娼」的符號的。有時哥們兒會和他開玩笑，也沒有關係。但一次走在街上，他們就問他：「你昨天出了幾次台呀？」阿京說自己當時就翻臉了，扭頭就走。後來，那幾個朋友追上來向他道歉，事情才算過去。在我看來，關鍵不在於哥們兒開玩笑，阿京既然讓他們知道就不怕他們開玩笑，關鍵在於是在街上開玩笑。在街上，便存在著不同情境符號碰撞的可能。

作公關後，需要面對同齡夥伴情境的情況，在北京的兼職男公關這裏非常普遍。比如小毛便在一家公司打工，他和以前的大學同學仍然有交往，他說與那些同學比，自己「很慶幸做了這一行，挺高興的，不後悔。因為賺錢容易，我的許多同學，工作不是特別好。沒人像我一樣有車有房」。可見，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小毛因為收入高而實踐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對於正在讀大學的大牛來說，同齡夥伴情境對他而言主要是在大學裡。當大牛在學校和夜總會間跑來跑去的時候，他便經常面對兩種符號的碰撞。我們前面已經提過，教師上課講到愛滋病，宿舍同學討論小姐，他都會很敏感，以為在暗諷自己，便找藉口和同學打架。同時另一方面，他還常買東西給同學吃，獲得同學們羨慕的目光，顯示出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我在臺灣考察期間，接觸過的臺北男公關肖力也面臨著夜場之外的同齡夥伴情境及符號。一方面他是兼職的，另一方面臺灣太小了，臺北又是他出生、成長和工作的城市，所以他難以迴避

不同符號的碰撞。

肖力說：「有的公關會想的多，憂鬱，也有的公關會自卑。但我都不會。和朋友們聚會的時候，我有時會主動說起自己的公關生涯。我不說，朋友們也不會提。」

肖力說，在進入公關這行之前，他通常是講「國語」（普通話）的。入行後他和朋友們聊天的時候，會用「臺灣話」（閩南話），臺灣話裏有一些粗魯的詞和髒話是國語中沒有的。而他和客人在一起的時候，只說國語，國語文明一些，客氣話多一些。但朋友們會不習慣他說臺灣話，會說：「你還是說國語吧，這樣我們更習慣。」語言的不同使用，也說明著對男性氣質的不同實踐，「客氣話多一些」的「國語」，有助於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而「粗魯的詞」和「髒話」多一些的「臺灣話」，有助於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肖力在沒有進入性產業之前，不需要在同齡夥伴情境中刻意去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而當進入性產業從業之後，再回到同齡夥伴情境中，因為面對兩種符號的碰撞，肖力深知兩種符號是衝突的，他潛意識地便通過使用「臺灣話」來強化在同齡夥伴情境符號中的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5.5 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

雖然有許多盡力的迴避及努力的協調，我的資訊提供者仍然會面對兩種符號的碰撞，並且發生激烈的衝突，使得其男性氣質的實踐無法在情境中順利進行，即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這主要是指不同的、相互衝突的符號被引入同一情境中的情況。

我在FH夜總會做社區考察時，親歷這樣一件事：一天晚上十一點多，幾個行銷人員正閒聊呢，有個行銷員過來說：「有兩個女人真騷，夾著阿紹蹭呢。」一個人說要去看看，在場的幾個

人便都起哄跟了過去。隔著包間門上的玻璃，看到兩個約四十多歲的女人前後緊貼著阿紹跳舞，模擬著性交動作。阿紹看到我們，臉脹的通紅。大家便哄笑著散了，阿紹很快也出來了，他過來和我們說：「不行了，難受死了。她們抱著我蹭，搞的我和那些小姐差不多了。」阿紹去找申哥，說不想陪下去了，那兩個女人可能在打歪主意。申哥說：「不去就不去吧。」後來又給他要了五百塊錢，還說：「不能讓我的人受委屈。」再晚些時候，那兩個女人臨走時，正巧看到了阿紹，說：「你跑哪兒去了？害得我們沒玩好。」

我和阿紹聊起，到底發生了什麼使他決定半路不做了？阿紹說：

擲骰子時，無論輸贏，都讓我喝酒，她們自己不喝。兩人還總小聲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說什麼，可能是想把我灌醉了帶出去。喝夠了就跳舞，把我夾在中間跳，前後緊貼著我，猛跳裏裏我很不好意思，覺得被人當猴耍了。

如果沒有人看也就罷了，結果你們還不斷有人過來看，一大幫人守著看！

如果堅持下來，拿一、兩千是沒問題的，但實在太難受了，堅持不下去了。搞的我和小姐一樣了！

「一大幫人守著看」，顯然是言過其實了。在夜場裏大家對什麼事都是見怪不怪的，所以並沒有「守著看」。但在阿紹的感覺中，當時我們做的可能已經太過份了。

上面這段話中，幾個關鍵點是：兩個女人夾著阿紹跳舞；許多人來看；阿紹感覺自己被搞的「和小姐一樣了」。兩個女人夾著阿紹跳舞，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是不衝突的，阿紹本來可以

很好地跳下去，在服從「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中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所以阿紹會說「如果沒有人看也就罷了」。關鍵是我們去看了，「觀看」本身說明了將當時的情境視為「特殊」，而「特殊」顯然便不再是以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符號來看，是將另一種強調男人陽剛、不應該「像小姐那樣」的符號引進來了。那位最初對我們講「有兩個女人真騷」的行銷員，便已經在使用非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來評論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行為了，而我們去看了，而且有人笑了，這些在阿紹那裏都被作為符號放大了，而且這些看與笑的人幾乎都是像我這樣不陪酒也不出街的行銷員。

於是，阿紹在當時感受到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之外的同齡夥伴情境中的「陽剛之氣」符號被拉了進來，兩種符號強烈衝突，使他無法繼續在單一符號（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了，只能藉故逃離那間包房。阿紹以中止服務作為從兩種符號的碰撞中逃脫的方式。

我們前面也已經談到過阿紹進入夜場前那段與總經理助理作情侶的經歷，也是因為與同齡夥伴情境符號的碰撞而使阿紹最終以辭職從兩套符號的衝突中逃脫作為結局。

阿京曾在剛和別人打架之後接一位常客要他出街的電話，他當時拒絕了，並且因此使那個客人「飛了」。在我看來，他頂撞那個常客的背景是剛剛在同齡夥伴情境的「陽剛之氣」符號下通過打架實踐了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而客人電話中一句「有錢賺，你還不來？」將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符號引了進來，形成碰撞，從而造成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

在「調查方法」一節中，我曾經談過，當我在深圳社區考察時的資訊提供者對我作為一個博士生的身分表達敬慕的時候，我會說到諸如「學歷高有什麼用，沒有錢還不是一樣」、「你們賺錢比我多」之類的話，於是，我便立即能夠從資訊提供者的眼神

中看到放鬆、接受，乃至同情我的態度。這便是因為我使用了深圳的符號，也就是申哥和多位資訊提供者曾說過的那句話「賺錢才是硬道理」。因為使用的是同一種符號，我們立即便在同一個平臺上了，資訊提供者接受我為他們中的一員，至少是「準成員」。於是，和我聊天的時候才有可能自如地談論自己從事性工作的情况。但是，揚揚是一個例外。

揚揚以前在DD扣客人，比我到FH還晚。當其他男公關向他介紹我「是一位博士」時，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裏閃過一種難以描述的東西，有羨慕，有嫉妒，還有疏遠和隔離，這是我在其他資訊提供者那裏沒有看到過的。

揚揚和我交往中，與其他資訊提供者最大的差異在於，他一開始試圖掩蓋他陪客人出街的事實，一再強調自己只是「陪酒」。我從其他資訊提供者的談話中可以感覺到，揚揚也從來不對他們掩飾自己出街。因此，揚揚對我掩飾出街，便只是他和我之間的問題。我便要弄清楚：為什麼別的資訊提供者不對我掩飾，而揚揚要掩飾？為什麼揚揚不對別人掩飾，偏偏對我掩飾？

我主動接近揚揚，並幾次找理由請他吃飯。知道他是東北人，我便也談自己少年時在東北的生活經歷，聊出很多共同的东西，這樣才一點點走近，瞭解了他的生命史，也理解了那令我困惑的問題。

揚揚與幾乎所有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的不同是，他是大學生中途休學來深圳的。無論在他的家庭中還是大學同學中，讀大學都是重要的符號，他也渴望能夠重新回大學讀書。揚揚認識我時正是他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要麼繼續在夜場工作，要麼就可能徹底放棄學業。雖然渴望讀大學也曾是多位其他資訊提供者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但在認識我的時候已經不像揚揚這樣正處於艱難的選擇中。我的出現，因為「博士」的身分，立即將讀書這一符號擺放到了揚揚的面前，展示著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衝

突，使他不得不更加清楚地面對現實的衝突與選擇。我無法靠一句「你們賺錢比我多」來消解他內心和我的階層距離感，更無法化解兩種符號的衝突。更重要的是，揚揚其實內心已經清楚將失去學業的前景，而我的存在令他無法迴避這一喪失。正因為這兩種符號衝突的無法迴避，使得揚揚在和我交往的初期無法像其他資訊提供者那樣承認自己出街，使其男性氣質的實踐出現了斷裂。

以上分析揭示給我們：從主動與積極的角度看，不同符號間存在著相同的符號，有可以被連結在一起的東西，生命史中已經經歷與接受的符號有可能促進對後期經歷的符號的接受；從被動與消極的角度看，不同情境中的符號進入到另一情境中，可能會使該情境中的男性氣質實踐斷裂。

本章，筆者提出，某一情境中的符號需要一個被接受的過程，只有在被接受之後才可能會實踐這一符號所建構的男性氣質。生命史前一階段接受的符號會對後一階段產生影響，不同情境符號可能相互碰撞，相衝突的符號碰撞會導致男性氣質實踐的斷裂，而這是被努力迴避的。

可見，無論生命史不同階段的不同符號，還是同一階段的不同符號，它們都是處於相互影響和建構的過程中的，或者相互促進其對男性氣質實踐的要求，或者相互阻礙，但是可以肯定它們不是彼此互不影響的。